

JS
当代纪实文库



裴锡康 上海武当气功研究会会长



庞鹤鸣 气功大师

气功世界

苗振亚



密宗疗法创始人
分校体育副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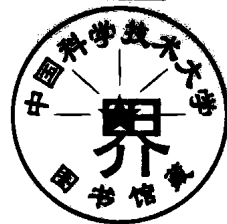


王素珍 中国气功科学学会理事



苗振亚

气功世界



作家出版社

气 功 世 界

作者：苗振亚

责任编辑：林金荣

责任校对：祁 斌 李超英

装帧设计：苏彦斌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960 1/32

字数：127千

印张：7.375

插页：4

版次：1991年6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

ISBN 7-5063-0403-1/I·402

定价：3.1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一位练气功有成的“带气的人”所作。他带你步入气功世界的深层，去观看气功的种种神奇现象，去了解一些知名气功师的身世经历和非凡医术，去窥视现代科学对气功的研究成果，并回眸曾被斥为“封建迷信”的古代气功，同时引你识别气功热中的虚实真伪。你曾经萌起的好奇心将得到一种满足，同时你又被新的神秘感所吸引……

目 录

带气的人和他的求索（代序）·····	邹正贤	1
第一章 一个滚动的雪球·····		6
——气功热的辐射状传播		
第二章 诱人的旋涡·····		20
——气功迷的向心凝聚		
第三章 真实的神话·····		71
——气功治病及其它		
第四章 鱼与龙·····		108
——气功热的病态走向		
第五章 迷宫里的探索·····		131
——气功微观研究实录		
第六章 点燃冷却的死灰·····		160
——古气功今谈		
第七章 迷茫无法消除·····		180
——有关气功奥秘的猜想		
第八章 尾 声·····		230
——无法结束的结束语		

带气的人和他的求索(代序)

邹正贤

爱因斯坦说过：“神秘感是人类的一种最美丽最奥妙的情绪。所有的真知灼见都是这种感觉赋予的。”

维特根斯坦指出：“正如熟睡与浅睡之间存在着差异一样，存在着深刻显现的思想和表面喧闹的思想。”

这本书旨在描述种种极富神秘感的气功现象，并从认识方法上破译个中奥秘。撰写此书的作者苗振亚是一位似乎与常人无异的脚踏实地的文学编辑。在不了解内情的读者看来，或许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咄咄怪事。

应当感谢那场“搅得周天寒彻”的“革命狂飙”，倘若不是它将我从雪花大如席的燕山脚下吹回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长江南岸，我便不可能有机会结

识这位四十年前背井离乡步行南下的燕赵慷慨悲歌之士的后代，连现在这一点解惑释疑的资本也无法拥有了。

我和他邂逅于七十年代前期的一次征歌活动中。他那一副沉静安详的神态，文雅机智的谈吐，还有那一口清亮纯正的北方话音，初次见面即唤起我如遇知己之感。他那时已是一位在诗坛上崭露头角的新星。对他在歌词修改中显示的才气和造诣，我自然毫不奇怪，只是惊异于他身为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仅仅读了几本中医书，竟能在他落户的南陵戴镇，为周围乡村的患者开设门诊，赢得远近无数乡亲的信赖，致使当地颇有名气的老中医也不得不甘拜下风。

五年之后，在清泉石上流的榔桥河畔，我和他意外重逢。其时，他任教于一家地区卫生学校。这是他在乡里行医名声大振的结果。差不多与此同时，求贤若渴的省文学界负责人也开始重视他的文学才华，决定对他落实“政策”。他心中的天平稍稍偏向文坛，不久便告别医界，一头栽进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文学裁缝铺里。

从此也就开始了我与他将近八年的同窗共事。在工作之余，我们时常并肩漫步街头，谈稿件处理，叙读书心得，议写作构思，偶或也涉及往事的回忆。渐渐地，我知道了他少年时的流浪生涯、青年时的恋爱轶闻，更了解到他出生于河北定县一个中

医世家，外祖父就是一位妙手回春的名医。我这才恍然大悟：他之所以能在下放农村时迅速掌握岐黄之术，原来是一种生命信息，一种祖传的灵气在起作用。他常常感叹自当编辑不如行医有灵气。这句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对于他的医道之高明，无需乎列举南陵县农民风尘仆仆跑来感激救命之恩的事例，我和家人都可以作证。用他开的处方服药，药到病除，显然不能纯粹归结为“信则灵”。至于他在编辑岗位上的发挥，自亦有待于灵气从医学向文学的转移。他以顽强的毅力开始了对文学与哲学的钻研，不久即以出色的工作实绩，证明自己毫不逊色于那些具有漫长编龄的老手。在繁忙的编务之余，他继续坚持文学创作，不断探索新路，从吟诗转向写散文，又转向小说创作和评论杂文并举，最后专攻报告文学。他的小说和报告文学作品大多取材于医界人物，这是伴随着对社会与人生的哲理思考而进行的又一次转移，体现了医学与文学在较高层次上的汇合。

在这一过程中，他那本来应该说是优点的独特个性却忽然变作招致忌恨的因素。就年龄和业务水平而言均处于优势地位的他，忽然在两年前被人为的因素抛弃自己喜爱的工作岗位，顿即陷入烦躁难耐的精神折磨之中，种种病症也就乘虚而入。恰在此时，一位气功大师的高足来本市举办气功训练班，他立即报名参加，试图从中找到一条摆脱困境

的新路。他从早到晚断断续续地练，多日来郁结于胸间的烦闷与困惑随着功力的加深逐渐烟消云散，病魔也不能不退避三舍。因了中医根底的坚实，他很快就有气感，而且还能转化为外功，为旁人解除病痛。与世无争、淡泊宁静的本性得以恢复，事业上遭受的挫折也抛往九霄云外，他终于在气功氤氲的氛围里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作为本书作者的同事和友人，我曾于深夜观看他练功入静的情景，也曾见过他用意念发功为人治病所收到的奇效。书中涉及的那些真实的神话和迷宫里的求索，平时大多听他谈过。由于我至今仍然只是一个对气功充满好奇心的门外汉，想对这本书的内容和观点作出评价，无异难于上青天。我只能在这里说明这样的事实：作者身入其境成为带气的人，对这一门深奥莫测的特殊技术和学问，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进行广泛而又深入的考察和探究，并且熔铸了自己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思索。他在描绘神奇灵验的气功现象时，不折不扣地忠实于生活的原样，并不附丽任何虚幻的想象色彩；他对气功理论的历史渊源和现在所达到的水平，对气功原理和现代科学在认识方法上的区别，也都作了确凿精当、留有余地的表述，并无臆想和武断的成分。从这一角度看，本书力求表达的正是一种深刻显现的思想，迥然有别于那些任意虚构、信口编造的气功故事书。

人类是地球上最复杂最高级的生命形式；人体保留着人类进化的全部历史过程及全部信息。只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人的一部分功能被抑制了、淹没了。而练气功就是通过一种内求法，把这部分潜能浮现、开发出来。

科学理性并不是人类认识宇宙事物的唯一途径。或许，气功和科学原理就是两种不同的认识方式的产物。理性和直觉，推理和顿悟，大概永远不可能相互说明，也不能作简单的相加，而应该是一加一等于三，经由它们达到一种默契，一种涅槃，一种崭新的整体观。

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学练气功的队伍，于是，就冒出了更多的气功师、气功班、气功组织、气功文章、气功报刊、气功广告、气功书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今，气功热已经催生出一个令人无奈的气功小社会。

第一章 一个滚动的雪球

——气功热的辐射状传播

气功，这种人类对自身生命实现自主控制的运动方式，已经走出了历史峡谷。深山古刹，口授心传，小生产的带徒方式，已经过去。大规模的集体教功，已经推涌到现代化城市中来。

气功象一个滚动的雪球，在古神州的黄土地上越滚越大。

1988年3月6日。

合肥。

这一天是星期日。位于合肥西郊的金华饭店热闹非凡。这家开业近两年的乡镇宾馆，巍巍五层大楼，还不曾这样露鼻子露脸地风光过。这天上午，三路公共汽车上的乘客，有半数以上在这里下车，冷落的小站第一次出现这么大的客流量。金华饭店

的大厅内外，拥挤不堪；饭店门前的停车场，停满了各种牌号的轿车、吉普车、面包车、摩托车、自行车、残疾人的手摇车。从这些车子可以看出人群构成的复杂与丰富。

这一天，是安徽省气功协会组织的一个气功班开学的日子。

报到还在源源不断，那边军医院礼堂里的第一场理论课已经开讲。气功在合肥起步太晚，这是第一次办班，主办人对形势估计不足，选择的讲课礼堂太小了，只能容纳六百来人，因而显得拥挤。没有座位者，只得站在或蹲在通道上听课；迟到者，只能站在礼堂外面隔墙听课。程序井然。听课者到了这里，都如虔诚的信徒置身于不容造次的圣域之中，一派庄严肃穆，整个会场没有一点嘈杂之声。气功大师庞鹤鸣就象在一座共鸣声很好的大殿里讲话，金声玉振，清越响远，在每个人耳边回荡流连。

庞鹤鸣讲了很多、很多，两个小时的时间仿佛在刹那间就流走了。

讲课即将结束，他请大家站起来，举起左臂。为什么要举起左臂？大家不知道，也不发问，反正照着大师的指示做就是了。左臂纷纷举起来。庞鹤鸣伸出右臂，立掌，一推一收地向大家施功。推收十余下，大约有十几秒的时间，他要大家把手臂放下来，双手合十地比较一下，看看左手指是不是比右手指长了一些。大家立即合掌比较，惊叹声顿时

全场浮起，几乎所有的人的左手指都被拉长，有的竟长出了近两个厘米。听众沸腾了。两个小时的理论课，讲了那么多富有传奇色彩的真实故事，不少人还是将信将疑，这下子真是信服了。中国人是讲实际的，不见真佛不磕头。因为手指被拉长，当天下午又有不少人前来报到，学员队伍继续膨胀。

进入学功阶段。开始几天，人们埋怨教功的进度太慢，希望更快地教完。慢慢地，不知不觉之间，人们的情绪发生了变化，反而觉得就需要这样舒缓的进度。到了第二十天，人们却产生了刚来劲就结束了的恋恋不舍之感。五十块钱的健康投资花得值得，似乎巴不得永远泡在这样的气功学习班里。

办一期不能满足需要，于是，第二期气功班紧接着又在安徽省委党校开学。一个白班，一个晚班，因为气功大师庞鹤鸣不在，由他的两位徒弟教功，参加学习的人相对来说要少一些，但依然还有四百来人。

两期气功班办下来，合肥简直成了形神桩气功的世界。参加过两期系统学习的人，都成了当然的师傅。到处都是学练气功的集体。广场上、公园里、大路旁，这里一群，那里一伙。单位小院里七八个人，家居客厅里夫妻二人，都在教练气功。一台台收录机播放着形神桩口令词。一个个小书摊把气功书摆在最显眼的位置。电视屏幕上增加了教练气功的专题节目。上班谈气功，下班练气功，一段时间

里，气功成了合肥市民的谈话主题。

三个月以后。

六月三十日，庞鹤鸣按预定计划到安徽的阜阳和蚌埠办班，途经合肥。被有关单位留下来讲学半天。这一天，不仅吸引了合肥的气功迷，市郊三县的气功迷得到消息，也乘早车赶来。主办者租用了全市最大的礼堂——安徽农学院礼堂。三千座位，座无虚席，场面空前热烈。有的病人被家属从医院接出来，用担架抬进会场；有的病孩被父亲背着，被妈妈抱着，怀着一腔神奇的希望进了会场；有的残疾人，直接把手摇车摇进了会场；有不少不几天就要参加高考的学生，也放弃了半天紧张复习时间，想借此机会开发智力，以考出更好的成绩……

座位上的人们焦急而喜悦地等待着。

庞鹤鸣走进了会场，走上了主席台，全场“唿啦”一声站了起来，鼓掌声经久不息。报告中，下面不断递纸条上去，要求庞鹤鸣再来合肥办班的请求，几乎成了一致的呼声。他欣然答应了。阜阳和蚌埠的两个气功班同时进行，庞鹤鸣两地穿梭往来。待两个气功班结束，七月二十三日，合肥象掉到了烧热的锅底上，天气持续高温，热到了摄氏40度，庞鹤鸣又来到了合肥。这已经是合肥市第三期形神桩气功学习班了，天气又如此酷热难熬，但参加者依然还有千人以上。

1988年4月2日。

石家庄。

一个气功班开学，想不到竟会使石家庄象节日一般热闹。标语，横幅，迎接着全国各地的学员。车站出口处，大小旅馆都在招揽客人。报纸、广播、电视，都集中作了不少气功宣传。正式报名人数近三千人，除台湾西藏以外，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人前来参加。开学典礼隆重举行。奏乐。鸣炮。三条写着“刻苦练功”、“完美身心”、“造福人类”的十四米长的红色彩带，随着三个彩色汽球冉冉升空。还有剪彩仪式。剪彩的三个人，一个是石家庄市委副书记，一个是河北省顾问委员会主任，一个是庞鹤鸣。谁能想到，一个气功师竟然与党政军负责人平起平坐了。从在主席台就坐的衮衮老中青官员，谁又能想到这是一个非官方的气功班的开学典礼呢？

如此一个大规模的群众会，会前似乎根本没有想到维持秩序问题，秩序却意想不到的好。三千人头攒动，鸦雀无声，六千只眼睛凝成一束目光，透出的是对一位气功大师的仰慕与敬重。庞鹤鸣是幸福的，他并没有登高一呼，却得此殊荣。

石家庄对形神桩气功和其它门派的气功，并不陌生。这些年来，这里的好事者从全国各地请过不少气功高手，办过不少气功班，办形神桩气功班也是全国最早的一个地方。1982年秋天，庞鹤鸣应几位气功爱好者之邀，在这里办了一期规模很小的气

功班。当时，相信气功的还不多，庞鹤鸣等于在一块处女地上拓荒。

以后，这里的气功活动热起来。大大小小的气功班一期接一期地办，庞鹤鸣随时被从北京请来，到这里指导解难。庞鹤鸣的一次又一次讲座，被这里汇编成书内部出版，气功爱好者人手一册。连不少领导干部，都成了颇有名望的气功师。如原河北省副省长徐瑞林，原保定专署主任王觉民，原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田同春等，都因气功方面的造诣，才在更大的范围内扩大了知名度。

每天清晨，春秋佳日的黄昏时候，石家庄的空地都被练功者所占领。有内行人说，一进石家庄，就有着很强的气感。这里练功的人多，气场强，有利于人的生命活动，小毛病不治就好了。这种理论，对于气功圈子以外的人，却无异于天方夜谭，因为他们看不见，摸不着，身无所感。

1987年4月18日。

沈阳。

这一年的春天，气功大师严新是在辽宁、吉林、内蒙古等地度过的。每个城市都在争夺他、邀请他、迎接他、等待他。他好象在严寒过去的土地上撒播气功文化的种子。他走到哪里，哪里即有一场万人空巷的气功报告。他的气功报告是带功的，既在报告，又在发功，所以又称之为带功报告。在这

之前，人们只知道严新有超凡的特异功能和高绝的功夫，却不知道他还有带功报告这一招。在他自己怕也如此。也许，他就是通过这个春天的气功报告的实践，才发现自己还潜藏着带功报告的才能。

4月18日，严新来到了东北这座最大的城市，应辽宁省气功研究会之邀，在容纳近万人的省体育场做首场带功报告。

报告长达十小时零十八分钟。这么长时间的报告，自然是创纪录的壮举。奇怪的是，做报告者严新如老僧入定，不摇，不动，不改变姿势，正襟危坐，悬河泄水一般地把自己的语言和功力，送入离嘴八寸远的话筒。速度不疾不慢，音调顿挫有致，嗓音自始至终的清亮。如果仅从演说的角度来看，严新也应该算为一流的演说家。只是他的气功太突出，掩盖了这方面的光辉。

更让人奇怪的是，听报告者竟然不喝、不饿、不上厕所、不要求休息；瘾君子忘了香烟的诱惑，前列腺肥大的老人忘了时时都要小便的痛苦，隔几分钟就要咳嗽几声的老慢支患者竟然断了旧疾，一时也无法安静的多动症少年竟一改常态而变得老老实实……没有人感到时间的漫长与难耐，好象每个生命都被严新涂上一抹神来之笔。一刹那即十小时，一梦而换骨脱胎。

有个骨折病人，严新一开始报告她就感到疼痛消失，报告结束她就感到好了大半；她自作主张地